

尊敬的丹斯里賢伉儷，尊敬的來自全球許多地區同學們、朋友們，大家晚上好。這些年來，我們看到社會發生了許多的問題。我移民到澳大利亞，承蒙學校跟國家的領導要我幫助他們，最後是格里菲斯大學校長，跟昆士蘭大學校長，一定要我代表學校、代表澳洲，參加聯合國和平會議的活動。我們十年當中參加了十多次，對於整個世界局勢才稍微了解一點，確實是有困難。在東方我們把老祖宗的教誨，丟掉了應該有兩百年，從滿清慈禧太后執政，對這個事情疏忽了，沒有從前那麼重視。我們知道清朝開國的那些帝王，都是三寶弟子，對於儒釋道都非常尊重，而且真誠的去學習，造成乾、康的盛世。我們能體會到，乾隆、康熙超過中國古時候漢朝的文景，唐朝的貞觀、開元。這是因為他們認識中國傳統文化，熱心學習，而且他們都能夠用在自己修身、齊家、治國，他都用上。慈禧執政之後對這就疏忽了，疏忽的道理，我覺得她對於中國傳統文化，儒釋道三家缺少認識，所以自稱為老佛爺，自稱老佛爺那就把儒釋道貶低了。你看以前皇上是以學生的身分看待老師，現在她高高在上，她是老佛爺，那儒釋道三家都旁邊站了。這是上行下效，上面這樣帶頭，底下對於儒釋道那種恭敬，真誠恭敬的心就降溫了。到滿清亡了之後這一百年，到末年的時候講的人還有，真正做的人沒有了。到民國，民國這個一百年，我們大家都知道，中國社會是個動亂的局面，首先是軍閥割據，以後就對日本的戰爭，所以把中國傳統文化的根都拔掉。

可是這個東西的確是寶，我們在七十年代聽到英國歷史哲學家，湯恩比常說「要解決二十一世紀社會問題，只有中國孔孟學說跟

大乘佛法」。他講的東西很多，我也都看過，我們對他非常佩服。他雖然這麼說，實際上理解的人並不多。我們在二〇〇五年，我訪問過英國幾個大學，二〇〇六年我們在巴黎辦了一個活動，活動完了之後，我又到倫敦去看劍橋大學、看倫敦大學，這是歐洲的漢學中心。這一次的機會不錯，有麥大維教授他們漢學家替我們安排，跟漢學系的同學見了面，也跟他們做了一個多小時的談話，跟他們的教授也舉行了座談。我們深深感到，歐洲漢學的水平已經逐漸下降，跟過去不能相比。我問過他們，我說湯恩比的話，你們能相信嗎？他們都是研究漢學的，跟別人講不懂，同學告訴我，有一個同學（都是歐洲人）用《無量壽經》寫博士論文。我問他，我說《無量壽經》在中文有九種不同的版本，你用哪個本子？沒想到他用夏蓮居的會集本，跟我們用的這個本子完全相同。另外一個同學告訴我，他用《孟子》寫論文，還有一個用王維，唐朝的文學家。所以我問他，你們對儒釋道都是內行，不是外行，湯恩比說的話你們不相信？他們對著我笑，不回答我，不敢說不對，也不敢說對。我反問他一句，那湯恩比博士說錯了？他們也不敢說話。

最後我告訴大家，我說湯恩比的話沒有說錯，而我們解讀錯誤。提起儒，你們會想到四書五經十三經，肯定會想到；提到道，你們會想到《老子》、《莊子》；提到佛，一定會想到《華嚴經》、《法華經》、《般若經》，這些大東西。我說這些東西都是儒釋道的花果，你看到了非常之美，在現在社會能不能用得上？那個境界太高，確實有問題。我說花從哪裡來的你懂嗎？花果從哪裡來的？從枝條上長出來的。枝條從哪裡來的？從樹幹上長出來。樹幹從哪裡來？從根本上來。你知道儒釋道的根嗎？確實他們沒有想到。我說儒釋道的根重要，沒有那個根哪來的花果？儒釋道的根，就是我們這些年提倡的，《弟子規》是儒的根，《太上感應篇》是道的根

，《十善業道經》是佛的根，儒釋道三個根。在中國過去對這個扎根教育非常重視，一點不敢疏忽，所以世世代代都有賢人、君子出現，這有道理的。我們今天學學得這麼多，包括歐洲也是如此，我能看出漢學系的同學比一般大學好，一般大學的學生是心浮氣躁，他們在心浮氣躁這方面那是有很大的進步。譬如說我們給他講一個多小時，他都能夠專注在聽，這就很少見了。一般大學學生聽課大概頂多十五分鐘、十分鐘，他眼睛就往外看，就心不在焉，我們一看就曉得了，這個怎麼能教？所以這根重要。

如果我們不在這上扎根，就會跟歐洲的漢學一樣，歐洲的漢學變成學術。我說你們講儒學、道學、佛學，在外國人從這邊念。我跟你們不一樣，我跟你們所學的是相反的，你們是儒學，我是學儒，咱們中國文字是從這邊念過去。我說我是學儒，你們是儒學；我是學佛，你們搞佛學；我學道，你們搞道學。搞成儒學、道學那是學術，你所學的是知識，知識在今天解決不了問題。我參加十幾次聯合國的會議，都是專家學者，知識分子，高級知識分子，對現在的社會、對地球的災難一籌莫展。我說學佛、學儒、學道是智慧，能解決問題沒有後遺症。學儒，就要學孔子、學孟子，你到底學得像不像？學佛，你就學釋迦牟尼佛，得像釋迦牟尼佛；學道，你得像老子、像莊子才管用。從哪裡學起？從根學起。現在大家把根全都疏忽掉，根太重要了。但是現在確實真困難，為什麼？聖學跟科學不一樣，我們今天的人，一般人學科學沒有問題，學聖學不行。聖學是什麼？聖學要用真誠恭敬心。印光大師說得對，一分誠敬得一分利益，十分誠敬得十分利益，萬分誠敬得萬分利益。你沒有誠敬心你就什麼都學不到，你所學的還是知識，這是眼前最嚴重的一個大問題。

所以我們不希望多，我從那裡回來之後，跟丹斯里談到這個問

題，尤其我們湯池小鎮的實驗解散。丹斯里聽到這個話很難過，來告訴我，一夜沒睡覺，想這個問題。第二天來找我，他說「不解散行不行？」我說「不行，我們決定要服從國家命令。」佛教在中國兩千年，三武滅法，沒有一個佛教徒提出反抗、反對的，絕對服從。所以第二個皇帝一來的時候，佛教徒這麼好，這麼聽話，馬上就興起來。所以這個時候我們一定要服從國家命令，要服從國家政策，不可以反抗。丹斯里給我講「搬家行不行？」我說「搬到哪去？」「搬到馬來西亞來。」我說「行嗎？」他說「可以。」我說「可以你就試試看。」他到教育部註冊，好像一個星期就批准，就這麼容易。當時的教育部長很歡喜，他是馬來人，是虔誠的穆斯林，跟我們講，穆斯林對《弟子規》，一點都不違背《古蘭經》的教義，我們可以接受。我說那太好了。所以我就動了個念頭，以後我跟丹斯里談了很多，在這邊一些朋友們，我說我們可以把歐洲的漢學搬到馬來西亞來，什麼原因？馬來西亞有六百萬華僑，有二十萬在學的學生，而且在全世界華僑當中，以馬來西亞華僑最團結，它有一千多個小學（華小），有六十多個中學，漢學在此地肯定會超過英國。

剛才丹斯里給我談到沈老先生，沈慕羽老先生，他跟我也有很好的交情。最初聽說出家人他還排斥，以後見了面，他就歡喜了，他就了解。其實中國的儒釋道都是學派，都不是宗教。但是現在變成宗教，好像連儒也要變成宗教，這是很遺憾的事情。我就告訴他，我學佛，不是學的宗教，我是跟方東美先生學哲學，他老人家給我講了一部《哲學概論》，最後一個單元是「佛經哲學」。我向老師請教，我說「佛教是宗教，迷信，而且是多神教，外國的宗教只有一個真神，佛教什麼都拜，這多神教、泛神教，在宗教裡屬於低級宗教，它有什麼哲學？」老師告訴我，他說「你年輕，你不懂。」

」他說釋迦牟尼，他沒有說佛，「釋迦牟尼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哲學家，佛經哲學是全世界哲學的最高峰，學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」這他老人家教給我的，才把我的觀念轉變過來，後頭還有一句話很重要，他說「佛經哲學現在不在寺廟。」我說「在哪裡？」「在經典。」這個指示非常重要，過去出家人真的有德行、有學問，帝王師。這些帝王、大臣、地方上的領導有了疑難雜症，都到山上去向老道請教，向和尚請教，就變成他們的顧問，真能幫助解決問題。現在他們不學了，他們只以形式，實質他沒有。我才了解這個狀況，以後多看看的時候，果然跟老師講的一樣。

我第二個老師專門教佛學的，真認識佛教了，認識佛教就找專家，我找的是章嘉大師，非常難得，他叫我看《釋迦譜》、《釋迦方志》。他說你要學佛，你一定要認識釋迦牟尼佛，你對他不認識你會走彎路，你會走向偏差，你要先認識他，所以告訴我學習這兩樣東西。我跟他三年，每個星期他給我一個小時到兩個小時，每個星期見一次面，我佛學的根本是他老人家奠定的。他勸我出家，他說「你不要去做官。」我說「為什麼？」他說「你做官是個清官，但是如果你的部下都貪贓枉法你怎麼辦？」我一聽這個話嚇到了，那要負責任。所以是那沒有班底的話，不可以幹這種事情的。這以後書念得多一點才曉得，過去那些帝王真了不起，他們培養太子、培養接班人，他是整個班底推，他不是培養一個人，就是下面一個朝廷他就是培養起來，所以接班一點問題都沒有。現在一團糟，為什麼？不是從小在一塊一起學習的。以前那個朝廷的，各個人心都清楚，相處十幾二十年，誰有德行、學問大家都知道。所以政治能夠辦得那麼好，有原因，不是沒有原因的。而且中國古代這個教育，家庭負了最大的責任，因為家是大家庭，是社會組織。不像現在沒有了，現在家沒有了。

中國的家是大家庭制度，九代同堂，你往上面去看有父母、祖父母、曾祖父母、高祖父母，往下面去看有兒子、有孫子、有重孫子、有耳孫。所以是九代，那個大家族，如果沒有規矩不就亂掉了！所以家有家道、有家規、有家學、有家業，這是中國幾千年長治久安的大根大本。為什麼？人都被家教好了，所以人人是好人，事事是好事。中國古代你要曉得，三百六十行哪一行最幸福，最叫人羨慕的？就是做官的。做官地位很高，待遇也不錯沒事幹，為什麼？他沒有案件辦，人人都是好人，事事都是好事。所以沒事寫文章、寫詩填詞，你看看《四庫全書》集部，我看大概有一半以上都是這做官人寫的，他沒事情幹，每天遊山玩水。一個月有二、三件案子，就很多了，怎麼會出這麼多事情？你就曉得中國這個家，特別是家學、家規，對於國家民族、對於社會，做了多大的貢獻。

我們中國古代這個家，在抗戰之前還有，我們家鄉比較特殊一點，那是桐城派的基地，桐城派的發源地，所以農村裡面小朋友都讀私塾，都讀書，對這些都懂。其他地區我就不太清楚，我們生長這個地區是沾了光。抗戰勝利之後沒有了，痕跡都找不到，我們看得很痛心。中日戰爭，八年戰爭，我們最大的損失就是家破人亡，這最大的損失，再都不能恢復。所以這些年來我們常常聽到社會上講，企業家、企業家，我就動了個頭腦，希望企業老闆能夠把中國家的傳統精神，那個文化在企業裡頭復興起來。我看到日本稻盛和夫他做到了，做得不錯，很有成就。在中國國內我就找了個胡小林，也做得不錯，稻盛和夫幹了五十年，胡小林才五年。我相信胡小林五十年，肯定超過稻盛和夫，這是中國傳統文化重要。

在此地，馬哈迪長老跟我是最投緣的，最喜歡跟我聊天。我也跟首相談過，今天我們最重要的問題，從哪裡下手？要做一個實驗點，沒有實驗點，講得再好，人家不相信。我那個湯池實驗點是被

聯合國逼出來的，多次在聯合國做報告，講得很詳細，中國傳統文化好，大家聽了很高興，聽完之後散會，我們在一塊聊天吃飯：法師，你講得好，講得很好，那是理想做不到。他沒有信心這個沒有辦法，所以說逼著我在湯池做了三年。你不相信的話，你到湯池去看，一看那馬上就不一樣。所以湯池，曾經有三十多位聯合國的這些大使使節，他們以私人身分到中國做觀光旅遊，到湯池去住個三、四天，麥大維教授去住了四天，他真的看到，真的相信。我們今天必須要做實驗點，這比什麼都重要。

這一次我也沒想到，羅馬梵諦岡教皇來邀請我，我們這個月底會碰頭。本來不想去，我想到什麼？想到一個問題，我要告訴他，天主教最好把梵諦岡這個小區做實驗點，我給他出這個主意。天主教的精神、天主教的文化就落實在梵諦岡，你們要看看天主，看看天主的天堂，梵諦岡就是天堂的模型，我讓他這樣做。他只要一帶頭，大概每個宗教都會要做一個實驗點，或者做兩個實驗點，這個對於整個世界的和平有很大幫助。對宗教教育要把它提起來，我說我們要搞教育，不能搞形式，搞形式沒人相信，人家都說你是迷信。你說我們祈禱，確實產生力量，災難一祈禱就化解了。人家說你是胡說八道，根本沒有災難，你在胡造謠言，他不相信。所以必須要辦教育。去年我跟陶然主教談過，他們很擔心，就是最近這個十幾年來，全世界信仰宗教的人一年比一年減少，他很擔憂。他說「如果這樣二十年、三十年之後，恐怕宗教會在地球上消失掉。」當時我就告訴他，我說「最初摩西創教，耶穌創教，穆罕默德創教，釋迦牟尼佛創教，為什麼那麼多人跟他？為什麼世代相傳能夠傳了幾千年，什麼原因？教育。你仔細去看看，那些人都是社會教育家。」耶穌是教了三年被人害死，穆罕默德教學是二十七年，釋迦牟尼佛教了四十九年，教育家，社會教育家。我們今天必須把宗教

教育恢復，如果不恢復，就是會走向滅亡那個途徑。要想振興起來的時候，一定要把最初創教這些大德的行誼，我們一定要遵守，一定要做出來。所以我為這樁事情，我就到梵諦岡跟他碰個頭。

漢學院我們對它期望都很大，不但我的期望，馬哈迪的期望，納吉的期望，他們這樣熱心來協助不容易。所以漢學院除了自己辦學之外，漢學院所在的這個地區，希望十年之後它就是個文化城，儒釋道的一個文化城，把漢學的精神、漢學的文化，一定要落實在這個地方。這個成功之後，會做全世界的典範。你看我們湯池小鎮，做了還不到半年那個時候，我們在巴黎做這個報告、做展覽的時候，感動到一百九十二個國家大使代表，都想到湯池去參觀、去考察、去學習，帶動了全世界，所以一定要做。這個做好之後，那就是中國古人講的，成湯以七十里而王天下，周文王、周武王以百里而王天下，馬來西亞真做到之後就領導了全世界。給我的時間超過了一點點，我就說到此地，謝謝大家，非常非常感謝。